达拉滩农村改革第一人

□本报记者　李文明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1978-2018
小康故事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最南端起伏的丘陵沟壑间,一座掩映在绿树旁的小院格外引人注意。6间楼板房,墙面被白色瓷砖罩得严严实实,宽大的院子里铺设了大理石地板,收拾得干干净净。

这座院落的主人是陈绿师。他的母亲就是40多年前在全国率先进行包产到户的赵丑女。这个村子是达拉特旗树林召镇城塔村,也是原来的耳字壕人民公社康家湾村。

见到陈绿师时,他和妻子刚从玉米田里除草归来。安顿记者一行人到家中坐下,陈绿师便讲述起4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场重大变革。

“那时我只有十几岁,还在学校读书,放假回来还要帮母亲种地。”陈绿师说,赵丑女所在的康家湾村位于达拉特旗最南端,依靠着黄河的灌溉,从清朝晚期走西口以来,就是内蒙古重要的粮食产区。40多年前,康家湾与其他地区一样,也是实行“大呼隆”生产方式:农民们每天听生产队干部的哨子上工、下工,集体劳作。除了大年三十和年初一两天不用下地干活,所有人所有的时间都被束缚在土地上。

虽然赵丑女家附近就有一片生产大队的耕地,但她每天仍然要来回走40多分钟的路,先集合,再出工。当时50多岁的赵丑女看不下去这种“光跑路,干不出活儿”的生产方式,便向队委会提出把离她家近的那片地让她种,她“每天走路的工夫就可以把那点儿地给拾掇了”。

“队里当初主要是为了照顾她的年纪比较大,就答应了她的请求,把离她家最近的14亩地以及两台水车、一头骡子交给了她。”时任生产大队队长的韩子义回忆说,当时包给赵丑女地是出于对她出工不方便的考虑。“这里十年九旱,地广人稀,许多地方形不成村落。赵丑女家住在后山的梁上,去集体的地头来回出工得花一个多小时时间,队里就允许她包14亩地,后来发生的事情是谁也没有想到的。”虽然已经年逾80岁,韩子义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

康家湾村当初的决定还不能叫做“承包”,因为生产队只是将那块地的耕种任务单独交给了赵丑女。收成还是全部归集体所有,仍然按照工分计算,只是她的工分不是按出工时间计算,而是参照集体劳动耕种一亩地需要多少工时给她打分。但赵丑女却对这块“由自己种”的土地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我母亲种地可下了辛苦,起早贪黑侍弄庄稼。”陈绿师回忆说。

1973年的秋天,康家湾村集体劳动的地每亩只收了五百来斤,而赵丑女耕种的地粮食亩产却上了1000斤,收成翻了一倍,她一个人共向队里上交了1万多斤粮食,大白菜、大蒜的收成满足了整个生产队的需要。“秋收后,赵丑女家的人均收入比整个生产队高出了几倍。但是,在分配劳动所得时,却发生了很大的争议。赵丑女能够多打下粮食,但是仍然参照集体劳动给她记工分,她就明显吃亏了。队里很快就商量出了一个‘以产量定工分’的办法,即以一定的产量给赵丑女定工分,如果赵丑女第二年还能超产,就把多余的产量折成工分奖励她。”韩子义说,后来,此种方式被总结为“以产定酬”。由产量而不是“出不出工”作为考核方式,进一步激发了赵丑女的生产热情。

很快,从第二年开始,赵丑女的辛勤劳动有了回报,她种的14亩地收成多,为她折算的工分多,她最后得到的粮食自然就多了起来。

1976年,一篇描写赵丑女主动“包产到户”,解决自己吃饭问题的文章在《鄂尔多斯日报》发表,引起了轰动。当年,康家湾又率先开始实行起了“包产到组”,模式便是参照赵丑女的方式:生产队分成3个组,给每个组定产量,超产部分折算工分,再根据工分分配粮食。1978年,当人们争论不休又拿不准调的时候,康家湾村就率先实施了更彻底的包产到户。邻村赵家梁,看到康家湾村实行了包产到户,也尝试着包产到组,一年下来全社的收入翻了6倍多。那年春节,丰收了的村民们开始挨家走串喝酒庆祝。

回忆往昔,陈绿师和韩子义历历在目,如数家珍。

沿着农村改革发展的轨迹,陈绿师也享受到了改革的红利。

“1997年,国家第二轮土地承包制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期限由15年沿长至30年。从那时起,我们思想更活了,也更舍得投入了。”陈绿师说,在“五荒”开发“谁建设、谁管护、谁受益”的政策激励下,陈绿师家又开发了几十亩水浇地,耕地总承包面积由增加到到100多亩。

2006年,农业税全面取消,农民彻底从土地包袱中解脱出来。“现在,我们不仅不用交税了,国家还给我们发粮食直补、粮种补贴、农机补帖、退耕还林还草补贴、农业保险补贴等。现在种地用机械,一百多亩地从种到收,自己也不用出多少力。”陈绿师笑着说,今年来,他家里陆续购置了拖拉机、翻地机、播种机、土豆收获机等机械设备。现在仅靠种地,陈绿的师纯收入超过十多万元。

今年60岁的他继承了母亲勤劳朴实的美德,整天闲不住。从陈绿师的住家到老院子有一公里多路程,他时常过去看看40多年前母亲承包的那片土地。今年,他盘算着在那里建设几个暖棚发展蔬菜种植。

微语

跑好改革“接力赛”

□本报记者　李文明

一位名叫赵丑女的普通村民,当初只是为了能节省来回往生产队里跑的时间,而请求生产队允许她单独耕种离家最近的一片土地,竟无意中触及了当时最急需解决的农村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问题,她的成功又无疑给后来的农村包产到户开了先河。赵丑女在耳字壕公社激起第一朵农村改革浪花,在达拉特旗,乃至鄂尔多斯市逐步改变过去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发展方式,迅速掀起一轮又一轮新的改革浪潮。

40年来,改革如同黄河的波浪,一浪接一浪。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无数农民也大踏步跟上了时代。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吃不饱、穿不暖到现在年纯收入破十万,赵丑女一家切切实实分享到了改革成果,让农民活得更有尊严,也让农民越来越有话语权。

40年前,“大包干”精神成就了“小岗梦”。如今,实现农牧业的现代化、农村牧区的繁荣发展、农牧民的全面小康依旧是农民的期待。现在,“塞外小岗”乃至整个内蒙古都在以这样的精神,持续推进农村改革,跑好改革这场马拉松的接力赛,努力绘就亮丽的祖国北疆风景线。

◎直播Live·ZHIBOLIVE

扶贫“小灵通”

□本报记者　李文明

“刚来到村子时,感觉最困难的是我不会说土右旗方言,没法深入和贫困户贴心地交流。记得有天晚上我住在村书记家里,听见外面有人跳广场舞,我就学着村民的样子蹲在一边看,后来慢慢地就和大家一起跳,期间学会了方言,逐渐和村民熟悉了起来。”6月11日,包头市土右旗海子乡苗六泉村驻村干部杨婷说。在她看来,与村民的“相处之道”其实很简单:只有觉得驻村干部是他们其中的一份子,村民才会和驻村干部说心里话。

杨婷是土右旗一名80后的纪检干部,老家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2017年4月份被派驻到苗六泉村从事扶贫工作。一年的时间,她和村民打成一片,给苗六泉村带来巨大变化。

“现在很多村民都邀请小杨去家里做客聊天,她不仅成了村里的广场舞领舞,还学会了坐在炕头盘着腿,一盘就是一两个小时。现在估计回城里坐沙发反而不舒服了!”村民李三鱼爽朗的说,现在村里很多的人远远看见杨婷就喊“小杨”,就跟看见明星来村里头似的,村民都是她的铁杆粉丝。“她还是我们村的扶贫‘小灵通’,啥不懂就找她,还随叫随到!”李三鱼补充道。

与贫困户心贴近了,思考问题的角度就会相对一致,自然也会为贫困户多想事儿、多办事儿。苗六泉村2014年以来共识别贫困户165户341人,全村都纳为国贫户,苗六泉村也成了国贫村,村内智障和残疾人员较多,加之缺乏劳动力、生活不能自理等问题突出,杨婷与村两委班子协商,决定发展特色养殖业。

“经过协调,市检察院投入产业帮扶资金5万、旗纪检委投入3万,海子乡投入10万,在苗六泉村成立了天宝农民养殖合作社。去年合作社养殖肉牛25头、肉鹅3000多只,有劳动能力且愿意养的就带回家散养,没有劳动力的就由合作社代养,按季度分红即可。合作社与贫困户还签订了产业扶贫合作协议书,每户贫困户去年分红2800元。有5户贫困户加入了敕勒牛养殖合作社分红,每户分红1000元,。我们还在村里建起了光伏电站,每年给贫困户分红800元……”杨婷说起帮扶举措和帮扶效果如数家珍。

现在的苗六泉村,异地搬迁让贫困户住上了新房,产业补贴让贫困户有了致富的希望,“雨露计划”让孩子们安心上好学,95%的医疗报销解决大病患者燃眉之急;“小药箱”服务让慢性病患者少花钱看好病,全村新建27户幸福互助院安置孤寡老人、残障人士,60盏路灯、21个垃圾箱、3所公厕让整个村子明亮整洁了起来,还有4.8公里的硬化道路、200米的排水工程、1000米的渠道清淤工程……

苗六泉村太多的变化让村民深有体会。“以前和别人一说我们苗六泉村,没人愿意把闺女嫁到这个穷窝窝,现在可是不一样了!”贫困户薛刚小说。“关于如何脱贫,以前脑子里根本没有头绪,现在我们能看见致富的路了,知道跟谁走能致富啰!”

◎画中话·HUAZHONGHUA

千亩盐碱地变稻田

□本报记者　韩雪茹

6月10日,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河口管委会树尔营村的千亩稻田迎来了插秧繁忙期,田间地头到处是农民忙碌的身影。

过去,树尔营村土地盐碱化程度严重,基本成了撂荒地。如今,在托克托县美源农牧渔业专业合作社的带领下得到有效的治理和改造。目前,该合作社已经建成温室育苗池13320平方米,形成稻田养蟹、养鱼为一体的种养区1200亩,具备了年产有机稻米60万斤,年产无公害蟹6万斤,实现了亩创产值5000元的能力。合作社以“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运营至今,培育起了多个经济增长点,带动农户442户,既保证当地农民失地不失业,同时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插秧机在插秧。马斌　摄

给插秧机装秧苗。　马斌　摄

打理秧苗。　马斌　摄

◎新作为·XINZUOWEI

正镶白旗开启“N+贫困户”就业扶贫模式

本报6月11日讯(记者韩雪茹)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获悉,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坚持把贫困人口就业作为最长效增收支撑、最根本的脱贫举措,以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增强发展能力、探索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扶贫之路为原则,为贫困劳动力创造充足就业岗位,扎实推进就业扶贫工作,加快全旗贫困人口脱贫步伐。

该旗加速建设易地搬迁后续产业项目,规划建设各类专业市场,让贫困人口就业稳得住、能致富。在深入调研、统筹协调的基础上,处理好搬迁安置与后续发展、稳定脱贫的关系。年内计划投资1500万元,建设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扶贫产业基地1处,并逐步建设土产五金日杂、建筑材料、煤炭销售、废品收购、肉类加工、特色食品加工、民族服饰、物流、蔬菜水果批发等专业市场10个,提升城镇产业规模,辐射带动、吸纳贫困人口就业。

同时,该县还结合民俗、旅游产业,鼓励发展民族服饰、工艺品、奶食品加工等特色产业产品,让贫困人口就业增收稳、渠道多。结合自身发展定位,积极挖掘本地农牧绿色产品与民俗特色产品优势搭建平台,大力支持和推进龙头企业走绿色、生态、品牌发展之路,完善“N+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贫困户就业增收。

■〔农牧·E关注〕EGUANZHU

土地流转出“集合效应”

□李强

“以前就知道种玉米、葵花、西瓜,一家人再怎么辛苦也挣不下多少钱。现在土地流转,种连片优质牧草,当了甩手掌柜,收入却比以前高很多。”初夏时分,站在千亩紫花苜蓿种植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赛乌素新牧区的80后农民嘎日玛道尔吉一脸喜色。

嘎日玛道尔吉家有14000亩土地,2011年他将900亩土地以每亩250元的价格租给了当地的农牧业龙头企业鄂尔多斯市盛世金农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了当地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流转土地后他每年可获利22多万元。

前年,赛乌素新牧区与企业联手又出新招,实施土地代管、代耕、代种,嘎日玛道尔吉将剩下的500亩土地以每亩350元的价格交付于企业代管并年底按比例获取红利,代管每年可获利17多万元。这样算来,嘎日玛道尔吉每年不计年底分红,稳定收入在40多万元。

目前,赛乌素新牧区紫花苜蓿种植规模8万亩,其中千亩以上集中连片紫花苜蓿种植面积4万亩。规模种植,又让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牧民看到了新商机,60多户农民把自己手上的农机具以入股或租赁等形式加入到农机专业合作社中,又与鄂托克旗农机服务分公司签订了长期的战略合作协议,纳入农机服务分公司统一管理中,当起了新型职业化农牧民。

“我之前花30多万块钱买的农机具,每年从种到收用农机的时间就20天左右,剩下的时间就闲置了。后来我们就想着组建一个农机合作社,给村民们提供机耕、机播、机收等服务,这样既能整合资源,又能增加收入。”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刘利军告诉记者。通过龙头企业规模化引领,专业化服务,农民手里的农机也热起来了。如今,赛乌素新牧区的农机服务费每亩降低了10多元,每年共给企业及农牧民节省开支约1200多万元,并解决了210户农牧民再就业岗位,增加了家庭收入,实现了农企合作的共赢。

土地流转、农机整合、再就业,像化学的连锁反应,产生了“集合效应”,让赛乌素新牧区农民收入有了质的飞跃,也带动了鄂托克旗其他苏木镇、嘎查村的发展。鄂托克旗蒙西镇碱柜村就是在这种模式的启发下,建立了适合自身发展的“企业+合作社+农牧”的模式、实施土地入股和土地流转。

今年一开春,碱柜村72户农民就以每亩土地350元的价格将1500亩土地入股内蒙古北纬中垦农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盈利,则必须按照股份制协议给农民分红;若公司未盈利或者亏损,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扣除农民的350元入股金额,还规定在种植和经营期间优先雇佣拥有股份的部分农民。

路子对不对,群众看实惠。“我家地不多,种地还不如外出打工,知道土地流转有了新模式,我第一个和村里的合作社签了协议。”碱柜村村民赵云乐呵呵地说道,“现在,除了350元钱的土地流转收入,还有年底分红,旱涝保收肯定没问题啦!”

保收甚至增收,土地流转“转”出了好日子,村民们都说:“土地流转真是个好办法,一下子盘活了农村的闲置土地,还增加了大家的收入。”